

革命之研究

克魯泡特金著

非子譯

革命之研究
小叢書之一

民鐘社印行

1.8.38

序

健民兄：

前信收到未？你們的實際運動已否着手？

茲將革命之研究的稿子校正了寄上。內有我一篇舊作從自治出發的革命運動，請編爲這本小冊子的附錄吧！

這篇革命之研究我以為對現在在迷途的青年革命家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在現在革命的奸詐者很猖獗的時候。這位老革命家給我們這種精警的教訓，能使混入革命場中的奸徒，吃這當頭一棒。而且是革命途中的迷兒的一般清腦劑。他對於我們最近將來之革命定有極大的功效。

這封短信，希望你把他作爲這本小冊子的小序。

非子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在東京

序

革命家就是在一個誓願底下的人，他們務必要把一個人的利害，職業，感情，財產都爲着革命唯一的利害。唯一的思想，唯一的感情拋棄了；破壞就是他們的目的，就是他們唯一的科學。

他們對於現在的道德，應該非難嫌忌。凡與他們以革命的助力一切的事物，都是道德；凡阻礙他們革命的進行一切的事物，都是不道德；也就是罪惡。

他們和社會有個無間斷，無和睦，決死的戰鬥。他們常有赴死的決心；常要忍辛耐苦，而且準備對於防礙革命一切的人，用自己的手去把他殺掉。要是他們在現在的世界，還有父，母，妻，子，朋友，愛情的束縛，懈怠了自己革命的義務，仍然算不得一個真正的革命的男兒。

革命之研究

克魯泡特金著
非子譯

(一)

「革命」這個語句，現在從被壓迫者的口中，並一切人的口中，時時喧傳出來，最近將來的震動，已被人們感覺到了，在大的變動與變化快來到的時期，通例是爲此；對現制度之不平者——不論他的不平任何微小——在向來以爲非常危險的「革命」的名號，他們都爭競着標示在他們自己身上。他們已經不願意再看現有制度了，他們要起來，試驗一種新形式的制度，才能滿足。

帶着各種色彩的不平者們，混入到運動家的行列裏來，自然是可以創造出一種革命之聲勢，使革命成爲不可避免的。多少有些輿論來支持他們，即宮殿或議會中的纖細陰謀，也可藉以變動其政權，有時，簡直可以變動其政府之形式。

然而以革命的手段，欲使經濟組織上起任何變化，需要多數人意

革命之研究

志上的協力。若缺乏數千百萬人的多少活潑的支持與協力，革命到底是不可能的。

到處的村落裏，若沒有人從事於破壞過去的組織，是不行的。其外的幾千百萬人，要是不在興舉一種較好的事業的希望之下，靜守沈默，讓他們做去，也是無效的。

在大事變之前夜，有許多不明瞭的，曖昧的，大多數無意識的不平者起來，對現制度懷着不信任；然後真純的革命家，才可以用其廣大無邊的努力，在數年中間，把從來神聖視的諸制度，完全重新改造一番。

然這種改造，只是由多次的革命，堆積於其上，而倒塌了的暗礁。

革命來到，日常生活的一定順序被紊亂了的時候，一切善惡的情熱，自由爆開，向正午擴張的時候；失神的一邊，可以見到勇敢；無意識的反感與個人的陰謀的一邊，可以見到非常的自己犧牲的時期；

革命之研究

過去制度推倒了；新的制度繼續在變化之中，朦朧的表現出來的時期；在先自標革命家的名號者，突然又走向秩序守護者之行列中去了。

街市之騷動，驗試中的諸制度之不安定，以及明日之不安，既已把他們疲斃了。他們恐怕已經成就了的一些細的變化毀滅於暴風之中。他們對於「經濟制度上的極微變化，也需要着社會的一切政治概念上的深酷變化；極小的政治上的改革，也必需經過經濟界的大變動」等事項上；全無一點理解。

於是他們見反革命的來到，馬上便欲與之取一致行動。民衆的情熱，若有愍直的表现，都被他們厭棄。如是他們不久竟已被革命飽醉了，他們又要轉向促進休息與緩和的隊伍裡去。

守舊者遂募集最熱心的守護者於他們的中間，他們在過去的革命之一部分，（不消說那只是不成問題的）他們曾經犧牲過的量數，他們又用之以作熱心的「過去」之守護者，他們於是對再要引導他們向更前進行的人們，起了憎惡的情感。

他們手中握到從來革命的諸種手段，他們現在利用着，去爲過去做事。積漸更入於危險的途徑，他們決行。他們定要加入在反革命運動裏去決行。於是他們把更要根本的覆滅現制度的人們，或更要爲將來努力的人們都捕拿起來。他們藉挽救革命爲口實，其實只爲是阻礙他們的進行。他們效法將「狂犬們」處死刑的勞白斯配爾 (Robespierre) 與森就斯特的 舊樣。

如是在革命騷動之際，分辨不出革命之夥伴與敵人。更有特別應當說明的事實，即過去的革命的歷史家們都盡其全力，使關於此點的見解淆混起來。

現在只援法國大革命爲例以觀察之，以在路易十四 (Louis) 世的立憲內閣中，占到一把交椅，大爲滿足的，彌拉保 (Mirabeau) 其人也是。又一歷史家的理想，即極勇敢的對德國人的愛國主義者；而對經濟問題毫無大膽的檀東 (Danton) 其人。他切實是爲排斥外寇的

目的，與立憲君主妥協，與壓迫在貴族的地主之下的農民妥協，又與投機主義者們妥協的執政官。如此種類的人們，不可思議的與他的革命精神調和起來。

又一位歷史家，他的理想是要將「主張財產平等或無神論的人」處死刑，即『義人』勞白斯配爾，他就是在一七九三年之夏，巴黎市民正在苦於饑饉的時候，以英吉利憲法之特長，力說於（Jacobins）雅哥賓黨之一人。

最後又一位歷史家，馬拉克（Lamarck）是他的理想，有時他要求做二十萬貴族的首領，但他對於曾引起法國人民三分之二之狂熱的問題，特別對於農民們一手耕作出來的土地，應歸何人的所有的問題，他不曾有膽量去担任代辯者的責任。

最後再說一位道化者，他的理想是熱心去要求作公爵夫人們及其親隨們的首領，——那樣還因為公爵夫人們走向考布郎慈那方去了；

革命 他實際上僅得爲其親隨們的頸部——是一個檢事。而其間貴族階級的強盜們，把法國劫掠一空，使勞動者陷於飢餓的苦境，他却用以造成自己莫大的財產。

研究 所以現今的革命家們，在過去的諸革命事業中，不幸的除去歷史家們，拼命陳說的戲曲方面外，什麼都不能知道。他們對於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中間，幾百萬無名的民衆，在法國做下的大事業，使一七九四年法國成爲與前五年迥異的國家，這樣偉大的事業，他們全不知道。

我現在計畫做此種研究，想在此混雜之中，不甚迷蔽的溯而上之，以爲今日革命家諸君之助。

我現在想力說一下真的革命家，與現在雖說是我們的伴侶，不久可以變爲我們仇敵的人們中間，有重新分辨的必要。

其次我要講到必然應當犧牲的廣大的努力，並要預告革命家們，

革命之研究

若準着歷史家傳述的，關於革命的事實，去預想下次的革命，定會嘗到一種悔恨。

最後要陳述如何程度的精神之發揮，如何程度的思想之大胆，如何程度的猛烈之事業，革命正向他的種子們要求着。這是爲革命的成
功在危機之際，與互相交換的彈丸同等，或出乎其上的一項重要事項。

(二)

思想之大胆與引導民衆向他們自己的理想方面實行的自發力，是向來革命家所缺少的條件。而且，恐怕今後的革命家，也是同樣缺乏的。

任誰研究過過去的諸革命，不能不發以下的憤語說：『有那樣的努力，有那樣崇高的熱誠，流過那多的血，那樣多的家族要穿着喪服，經過那樣的顛覆，而僅得那樣小的結果麼？』這種憤語，在書籍中，對話中，以及革命的宣傳中都不斷重複的說着。

這一部分是因爲革命當時盲目的，或無意識的保守「過去」的人們

開出來的大障礙，一般人不曾知道的原故。他們向後方倒退以救護其特權，他們的強力與頑固的程度，總是過於輕蔑衆人。他們在正堂堂的戰爭失去可能性的時候，他忘了他們中間仍舊存在着陰謀與黑暗的事。約言之，就是忘記了革命常是從少數者執行起來的。

而人們又忘記了革命家一般的行爲，雖表現出非常的勇氣與大膽；而其思想與目的，以及其對於將來的理想，常是缺乏着大膽。革命家在他們會對之起過反抗的過去形式之下，夢想將來。「過去」已向將來他們要飛躍的地境，將他們軟化了。

他們對曾做過舊制度中的實力的東西，即「宗教」，「法律」，「對帝王的服從心」呵，「裁判機關」呵，「憲兵」呵，「警察」呵，「監獄」呵，他們沒有膽量去加以猛烈的打擊，銷滅，他們也沒有膽量去爲新的生命開闢廣大的門戶，履行的充分的破壞。

所以他們對於新的生活的理想，極端曖昧，從而很畏縮的把他們的範圍縮小起來。他們簡直做夢也不敢觸犯着他們在過去時代，高高

祭典着的禮拜物。

勇敢的心情，只爲成全其畏怯的腦髓用掉了，如此，大的結果能够得到麼？

實際考察一下法國大革命的諸事業，我們父祖的行爲之大膽，與思想之畏縮，使我們禁不住要吃驚，那是極端的大膽行爲，與畏縮的保守思想。把自己的生命，與享樂都投棄了的豪爽，與果斷的浪費；與最近將來的理想，他們也有不敢自信的畏縮。

使民衆毫不畏縮的敢去觸犯他們曾經擁戴過的偶像的一個，或把他們曾經尊敬服從過的首領中之一人作犧牲，不知要費多少年月。

以上是法國大革命的特徵，恰似將要攻取敵人的砲台的勇氣，大膽的軍隊，連向砲台方面看都不敢看。在向敵人作戰時，關於戰爭原因與目的全體觀察，也不想去做一下，是同樣的。

沒有武器的民衆，向着巴斯條爾(Bastille)厚城壁的大砲進行，

革命之研究

婦人們也向着維爾塞 (Versailles) 攻入，把國王捕虜的帶出來。各處的小都市中，揭竿而起的羣衆，絲毫不去考慮自己們到明天『秩序恢復了』，由市會處理死刑的事；把市政廳占領了。沒帶武器的民衆，闖入條意爾黎 (Midières) 宮殿，捕虜起帶了紅冠的國王。過去二月之後，他們對瑞文爾的雇兵，貴族階級的國防軍懷了不信任，又來襲取條意爾黎。無名之士，都輕蔑了的政府。自己担負起九月之虐殺的責任。無軍隊的共和政府，一邊與王黨爭鬥，一邊與諸王對立。境東爲挽救革命的至上方法，要求着大胆不敵。革命議會之斬首台，烏恩台之溺死，車裂之慘刑等，任何東西也不是以制止革命家，使之廢棄革命方法，然而附隨在此種雄大的劇幕中，仍是思想之畏縮，與對一切事項之無大胆。思想之無意味，可將高貴之努力，非常之情熱，與無邊之赤誠，一切都斷送了。

將近八月拾日，王室正在傾倒的時候，檀東阿，勞白斯配爾阿，

考爾獨里 (Condelliere) 輩，恐懼共和政府，更甚於恐懼王室，於是由條意爾黎宮殿深院中雇到的，被指揮的軍隊的侵入，使他們纔想到要將帶着王冠的偶像已打倒。

僧侶們將他們對新制度用的陰謀，蔽滿全法蘭西時，就是已握得法蘭西的三分之二於其掌中時，革命家們遂恭恭敬敬包圍到教堂的四周，置教會於革命保護之下，而將會侮辱過舊教的無政府主義者，送到斬首臺上。

在經濟問題上，他們的退縮更加利害，更加醜劣。封建制度事實上已經不能存在了，地主已被農民驅逐，亡命國外，領有主的森林被荒廢了，其處的鳥獸退治了，封建制度下的課稅，已不交納了，然而革命的指導者，等到「國民議會」的時代，他們仍努力使封建制度最後的遺思想。關於革命上，他們只知道方法；然而在他們仍只是拿在先政府對敵人所用的武器，現在轉而向政府用去。

他們把他們已經倒壞了的國家，縮小的再建起來，以做共產的夢。當經濟的革命思想，正曖昧的滲入民衆腦子裏的中間，他們一定宣傳着說，經濟的改革是後來的事；而一邊只向着建設共產黨的政治的獨裁。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，募集群衆的唯一方法經濟革命，而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。再說，若是一八七一年的共產黨遭了失敗，最少，異日將要再舉革命的人們，也想不到要向富豪對貧民，懶惰者對勞動者的民衆革命方面去宣傳。

任何的新思想，與對舊世界革命的意志，在這類人們中間，是不曾抱有的，就是他的行爲，確實是革命家，而他們的欲望，實在是畏怯的，於是他們在他們自己曾對之宣戰的典型上，又加以鎖鍊。

然而我們在最近將來的革命未到之前，是不是比較他們更前進一步，我們有無實行革命的大胆思想與自發力？

我們對於此種可憎的過去，對於他的順從，對於他的強權組織，對於他的偽善與欺瞞，着實我們應當抱持的革命思想，是不是不在此

種過去的總體，而更要對於他所有的表現全部否認了？不止在現有制度，且在導引將來的發達的思想，能不能加以斧鑿？

約言之，着實同樣我們在我們的思想上，是不是與行爲同樣的是革命的？我們的精力，是不是用在革命思想方面？

(三)

要以我們父祖不曾有過的思想之大胆，賦與現在的人們，必有由各種事實上得來的力量才是確實的。

我們現時代的人們，由自然科學上底異常的覺醒，與他們以空前的思想上之大胆。最近完成了的全科學，以我們父祖夢想不到的廣大的地平線，展開在我們的目的。

由認物質上的各種力率爲一元之論，說明了動物與人類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現象之總體，使我們對此種自然現象之總體，可以抱有大胆的思想。

我們對宗教的批評，應當用深刻的，未曾有，而且不可能的大胆

革 命 之 研 究

，去行其思索。以人類社會上的各種制度之起原，歸本於神的理論，或用以說明奴隸制度，且認其爲永久的所謂『攝理的法則』的神秘迷信的一切基礎；都能打碎在此科學的批評之下。此種批評已可浸入全民衆的思想之深刻處。

人類可以知道了，他在自然界所占的地位。他們知道自己是創造制度者。而唯他們自己可以出來改造制度。

一方面，人類將在自然界中見到，一切事物曾被牢結不變的思想，粉碎無遺。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變化的。不斷的變化，太陽系，遊星，氣候，動植物，人種，人類社會之諸制度，如何能說是不變的呢？

什麼東西也不會原樣的存續下去，所有的事物，都是變化的。看去像不動的巖石，大陸，也都是。再說我們居住的，習慣的，思想的，我們在我們四周看見的東西，只不過是馬上，就要變化的一時底現象。不動便是死。近代科學把我們馴染在這種思想裏。

然而這種思想也是從昨日纔起的事。亞拉高普不多是我們同時代的人，而他關於大陸的講話，說是有時是從海中浮出，有時遂沉於波底。又一位學者，他的友人向他說：『那麼，大陸也是像樹木的種子生長着麼？』如此程度，當時尚有自然不變的思想，深深種在人的心窩。到現在則大陸變化之語，已成爲通俗之談了。

於是人們對於革命是進化的一主要部分的意思，已曖昧的開始明白了。自然界任何進化，沒有不經變革而能達成的。

在極緩慢的變化時期之後，加速度的急劇變化時期遂繼之而來。革命是與那種準備的緩慢變化與繼其後而來的緩慢變化，是同樣爲進化上之要件。

生命是不斷的發達。植物，動物，個人與社會，同狀態的長久存在，而已凋零與死滅。這是進化哲學的根本思想。而此種思想，爲着一切的變化所需要的大膽，應當如何獎勵，是極明瞭的。

更於此外要觀察現世紀人智的侵畧如何迅速，且看其如何的大

『決定了一種思索，依着做去』，是近代機械學上的總語。想架一長六百米突的橋於高度百米突以上之海港上，實際在福奧斯灣實現去，果然成功了。計畫作一座高三百米突的塔，做去果然是可能的。玄想把蘇伊士或巴拿馬海峽掘通，做去果然兩大洋連通了。玄想着在亞爾瀑山打個洞看一下，果然中央歐羅巴與地中海貫通了。

近代機械學的歷史，是『大膽而又大膽』。不出於檀東的言語之一連的變遷。

而此種大膽既已波及於文學，美術，戲曲，音樂上邊去了。把心中想出來的赤裸裸的講出去，寫出來，畫出去，作為歌曲去。

諸君若真抱有思想，抱有知識，抱有才能的時候，那麼，諸君定然可以不論任何新的形式，也可以聽下去而且了解下去吧！

革命之研究

一切事實，能給我們的時代與其革命上以莫大之利益。且刺戟到革命家的思想之大膽。

然而不幸此種同樣的大膽，現在缺乏於政治與社會經濟方面，在思想上與適用上，都被懦怯的病魔支配起來。

尤其是前世紀的政治史上，除去敗北的事實外，什麼都寫不出來，就各處得到的勝利；而所謂勝利，也都帶有敗北的性質。

在一八四卅年的革命以前，意大利，匈牙利，愛瑞蘭的愛國者，爲他們民族獨立的要求，而表示出來的壯烈行爲，若想到他們失敗的結果，也使人氣沮。

然後我們再想到意大利匈牙利之獨立，究竟是如何得到；他們的理想是如何實現；他們對帝國主義的讓步；他們的倒退，使我們不能爲他們愛國者羞恥。

四一年六月，或七一年五月的犧牲者之殺戮，德意志的軍國主義

革命之研究

，帝政時代的法蘭西侵入，俄國青年們之無用的努力，俄國革命的失敗，以及俄國反動主義之泰凱的虐殺一切事實，此種僅可見於表面的社會事實，沒有喚起，養成大膽之心情的可能。

再就國際勞動者同盟最初定下的大規模的盟約，與其喚醒勞動者的希望，考察下去，再想到自負為後繼者的勞動黨墮落，使勞動者對其盟約失去信仰，而懷了絕望的觀念，是當然的結果。

而且沒有比此種政治的落膽者擴張，發育起來的此種見解，更謬誤的。

因為我們只想一下前世紀之所以失敗的原因，與因敗北而拿來的結果，就可以知道，那是不敢奮身當前的過失，是只把視線放在背後的原故。

所有的個人與國民變為狂暴的革命黨時，他們不探求他們的理想於將來，而只探求於過去的範圍裏。只想做的新革命的夢，而迷在舊革命的雲霧裏。

一七九三年的革命，只是夢想着再建羅馬或古代斯巴德。

一八四八年，乃是一七九三年的修正事業。卽一八七一年也是暗中崇拜着一七九三年的雅各賓黨，德國革命也是想做一八四八年的再現，一八四八年白泰爾斯保的執行委員會，拿伯朗齊與巴爾白斯爲其典型。其在一九零五年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們，始終在俄國新聞上，以一革命手段，教導着他們伯林一八四八年三月拾八日的想像。

在技師，科學家，藝術家都拋棄了過去的時候，政治家與經濟家仍是在過去裏尋覓他們的靈魂。

革命之研究
實際說，若藝術家要在古代技術裏求覓材料，他們的技術結果要成爲什麼技術呢？他們可以得到新材料而不去用，那麼他們一定可以做出羅馬的橋或掘溝一流的作品吧！法斯稿的技師們，要不是使用新的材料，一定除以橋弧重積於海之入口的賽克露賓技術之外，任何思

革命事實與理想。植物與動物的進化學說，不知成爲何物？他們此輩先驅者，知道在新的學問上，需要新的觀察；所以他們訪問大自然，行至熱帶附近以探其秘密。他們爲着新歸納之結論，需探求新的基礎，他們決定那樣做去。

然而到在政治經濟方面，此類行動是不曾有的。而他們的思考是懦怯的，這是拾九世紀一切叛亂所以失敗的原因。

視線放在背後，而謀新的建設事業是不可能的。蒲魯東曾經勸告我們說：『若不依據現有制度的傾向研究下去，以推斷未來的社會；絕對不會達成新社會之建設』。

在人心中發芽的新思想就是根本。依據這唯一的根本思想，像蒲魯東勸告的話，先研究一下現在社會的傾向，纔能引出革命成功必要的革命之狂熱，與思想之大胆。

(五)

現在我們要觀察一下馬克斯主義者，實際主義者，伯朗基主義者，以及貴族式的革命家們；因為現在正在發芽的革命事業中，這一切的人都出頭去做着。然後再觀察一下各政黨，雖名目各異，而實具有同種特徵。是在任何國度中，都能見到的事實。再將他的根本思想，及其目的和方法解剖開看一下；最可驚愕的事就是他們的目光，只放在過去裏，沒有人打算去看將來一下。所以他們的政黨都未曾具以下的一種思想。就是他們的思想，在政府方面的力量倒是非常強固；然而要講到具有產生着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的唯一思想。就只是很無力的，要像路易伯蘭，伯朗其，或是勞白斯配爾，馬拉復活的樣子。

個個都是夢想着獨裁。馬克斯說是無產階級獨裁。其實就是執政官們的獨裁，在其他政黨中的參謀們，一定說社會黨以外的我們獨裁！然而結局都歸於同樣的論點。

革命之研究

都夢想着用其敵人的合法的虐殺去做革命。夢想要做革命裁判官，檢察官基羅丁（輪班殺人器），以及其雇人，即死刑執行人與獄吏。都是以國民爲其臣下，由受國家的欽任的多數官吏去支配他們的臣下。相獲得全知全能的國家政權。路易拾四世，勞白斯配爾，以及拿破崙，都是如此。總之除去此種政府以外的形式他們從未夢想到。都是在此獨裁時代之後，以革命中產的『建物之冠戴』，夢想着代議政治。

都是教導人以『對於獨裁者造下的法律要絕對服從』。

對於與其權力之首領者抱異樣思想的人，他們都祇夢想着能把這流入全部殺戮了的公安委員會。沒有敢以自己的意志去思索，去行爲的人，非殺戮了不可。有想更向遠的前方進行，更是非殺戮不可。若是馬拉尚在認可的時期，馬拉以上的共產黨，或被呼爲『任人』的人們，非殺戮盡絕不可。

革命之研究

都是在某種形式之下，去維持私有或國有的所有權；欲以此維持財產之使用與濫用的權利；欲要求由職業心得到報酬，與由國家機械組織的慈善事業。

都夢想着要殺滅民衆與個人之發意心。他們說，思致是科學方面的事，技術方面的事。是民衆不易趨向的。所以就是一時許可了民衆的發言權，也不過只准他們少數人，為推選替他們編造法律的首領的便利。於思想之指導，他們差不多只自己探求，自己試辦去。像馬克斯，伯朗其，盧騷等人充份為拾九世紀思索了的樣子，為今日之世紀思索過。至於在首領者的先見，不能看到的事項，以為絕對沒有存在的理由。

以上是僭稱革命家的名號者，百人中九拾人的夢想。

(六)

然而諸君！苦鬥的諸君！若你們走進受過所謂革命的，而毫無無

革命之研究

府主義薰染的勞動者之集會裏；問他們在革命時期中應如何做去？回答說：『攻進宮殿官邸裏去，將贖物分配開；用鋤與鐵錐把監獄和裁判所打壞了去』的人，能有幾人？約言之，勞動者對於以他們的勞力賣與榨取者，再拿上償金付與其他榨取者的房主；食料商，銀行業者等類的事情，主張要根本絕滅了，去開始他們的新生活的人有幾人？所謂革命家們的中間，首先不向他的首領謀畫，能自己發表自己的思想者能有幾人？都異口同聲能回答出來的事，只是一件就是把『革命之敵人』殺戮了，那麼，能約定殺虐許多人的從事在命事業者，雖只是像赤子般的畏怯者，馬上也能作為真純的革命家。

昨天做了機關槍的餌食，明天變為機關槍的主人的民衆，再要做以上的事情，是不可行的。其他的事情，有在最高地位的人，替你們計畫。

我曾在別的地方，講過這種事情。民衆在很久的時期中，受過許多壓迫。固然到他們要復他的時候，任何人沒有非難他們的權利。但

是民衆曾經苦痛過的一切事項。若有他們自己也曾苦痛過；那麼，在這時候他們也當有闖入的權利。

聽着小孩子們的哭聲，看着餓死尸體的人們；臥於橋下受過所有的貧窮之危懼與屈辱的人們；在紳士們正睡在很華麗的大旅館中，而被拋棄在沒有居屋，沒有麵包的人們；在將軍門很舒泰的退却時間，橫臥在雪中，忍受着凍與餓的人們；惟他們可以審知民衆的復讐。昨日還在污穢非人生活中的他們，爲着被壓制者，可以有闖入的權利。且他們的權利應當還不止於此。

民衆這幾千年來，此種復讐，豈不是由宗教使之神聖化起來，爲之祝福；而且傷害於加害者之身體，去恢復曾經被加害者擾亂的正義，由這種法律女神之手而強固起來麼？誰不是贊同着合法的虐殺的復讐？不是與死刑執行與獄吏以賺得金錢？

再說對現今制度之下的死刑執行人與裁判官，有反抗的勇氣，且事實上做過反抗的人們，唯他們有充分議論的權利。若沒有能力將反

抗精神現諸事實的人，只好靜守沈默。此種復讐是援助過他們的教育的結果，是他們輕視人命的結果。

基督教與羅馬教幾千年來所有的歷史，就是陳述着此種復讐。對此所有的歷史的叛逆者，才有反對此種復讐的權利。

但是否認此種復讐的性質，而立脚在國家的原則上，装着革命原則的面子而自漫的暴力，却與此全然異趨。那是雅各賓黨的最善用的暴力，（中央集權派之典型），何以故呢？因為他們知道，民衆的狂熱與最初的犧牲同時消滅。馬上可化爲後悔的態度。然後他們藉着他們的革命之空虛，他們斷然要行一種革命的具體化的合法的暴力。

他們知道在反動革命上抱有利益的人們的最小部分，也不容易殺戮的特權階級，也知道國民是占有大多數。在少數特權階級下支配的無產者的大多數，也沒有殘留他們的腦子裡的混帳東西們，迷信着資本集中。大對不起他們，然而很確實如此的。看現法國尚有多少特權階級和勞動者！

革命之研究

我們計算一下，一切的賃銀勞動者。把官吏，從僕，大商店或大銀行中身上撒滿香水的雇人；又如鐵道上綴着金鈕的雇人；與其他比較中產階級更加一層貴族的賃銀勞動者；也計算在內。一八八一年之國勢調查中，法國三千七百萬的全人口中，全部僅占有七百萬，再將他們的家族也算在內，也不是貳千萬的人數。

其餘的一千七百萬是農民與地主，以及貴族階級之家族。然後先不說地主，先把五百萬無產階級的農民除去了。還剩下食着他人的勞動結果的二百萬有產階級——其從僕也在內——。

法國的有產階級有千二百萬的數目。在英國有千五百萬之數。

現下的節雅各賓黨，也不敢明言有產階級虐殺事件。他們說：『想使他們沈默下去，只斬幾千人頭便得了。那種恐怖可使他們縮頭到地下』去。

那麼，這種理論可以拿一件事作爲證據。就向法國革命當時雅各

革命之研究

實的有產者，做出這樣演義的緣故，使民衆對於他自己的曆史裏，什麼事情也不知道。

第一解雅各賓黨爲不敢再向再前進，即不敢向民衆促擁着的地方前進，從這種錯誤裡漸漸發生出死的慘劇；即所謂恐怖時代遂開始了。而奢侈者與閒散的人們組織軍隊往來侮辱平民。回轉到赤色拍車的生活裡。既已支配到法國四分之三的反革命運動的呼喊，也正是這恐怖時代的事。

愛德加基奈是如此說明。就是因爲民主政治，不能活用於恐怖政治。想照克特里克之教會與封建諸王同樣的結果，去活用牠去：民主政治，定要學路易拾一世或暴王約恩與俄國諸皇帝的手法。民主政治，大聲叫喊着做去。而民衆圍在鎗頭刺着的頭顱的旁邊，做加爾馬尼約爾的舞蹈的時候，也實在只是全無理解的好男兒。

封建諸王或俄國皇帝，並不做那樣的叫喊。他們只是恐懼而戰

慄着，怕將一人打倒後，他將陷於同樣的命運之下，他們遂並不把他們的犧牲者，拉出大街上，只在監獄裏把他們絞殺了。俄國亞曆山大三世，在他即位之初，即馬上擇定五人——其中一人是婦人——的犧牲者絞殺了。而後來他還後悔不該在公共地方執行。這次行凶使維來查金把他標在畫布上，作為不朽之物。其後盡都封鎖在肅爾塞爾堡的牢獄中。拾年的長期間竟聽不到一句關於囚人的話。放他們在不知生死的黑暗地方。暴君們，知道什麼也調查不出來的恐怖，還比廣場或正午間之死，更可震動在一般人的心中。

所以像其奈說的此種恐怖政治在民衆身上，是用之無盡的話，確實不錯。恐怖政治是民衆嫌惡的。簡直可以說是民衆恐懼的。民衆自身馬上就厭惡了他。巴黎共產黨的檢事呵，滿載着犧牲者的運送車呵，斬首臺呵，立刻可以使民衆興起了恐懼的心。而民衆也立刻可知道此種恐怖政治就是獨裁政治的準備，而要上前去把斬首臺拆毀了。

民衆並不受恐怖的政治的統治；恐怖政治是由鑄造鎖鏈上發明出來的。特別在他們掛上假面具的時候，更可以明白是爲把衆民鎖鏈在一起的目的，鑄造起來的。

(七)

要想戰勝敵人，需要着比斬首臺，比恐怖政治以上的東西。需要着革命思想。確實革命的廣大之敵人，欲將到現在由牠支派下用的器具，都麻化無能化去的威力除去，需要着思想。

若是爲戰勝敵人，除去恐怖政治以外另無方法時；那麼革命的前途，是多麼可悲的呢！

雖然幸而在革命途上，異於恐怖政治的有力方法確還是有的。而此種方法，正在探求如何才可以確保他們的勝利的革命家的新世界，長着他的新芽。他們爲此最先知道的，就是要由舊制度的代表者之手中，奪出壓制的武器——監獄；絞首臺——知道在所有的都市與農村裡設立下的一切壓制的主要機關——官署，警監——最先撤廢了。特別還在

革命之研究

過來的都市農村裏，他們知道要把所有的住宅呵，生產機關呵，運輸方法，以及食料與其他生活上必需的物品的交換形式，先社會化了；而後再去開始一種新式的社會生活。

|| 終 ||

革命是為真情所驅使，以破壞與真情相反的一切；所以革命的要義，祇是儘情的破壞，不要妄想什麼建設。因為反乎真情的破壞盡了，合乎真情的自會實現，自然不建設而建設而了。

附錄

從自治出發的革命運動

非子

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前，第一對於「自治」與「革命運動」的兩個名辭的本身，有詳細解釋的必要。

「自治」這兩個字，很久用在立憲政治家與各種政治運動家的口中。並且很久已喧傳到一般民間，使他們已經認為普通的政治界的名詞。而新的革命家——社會革命家——因為厭棄政治運動，連帶的也厭棄了「自治」這個名詞。然而我們放棄了這個偏見，推本溯源去研究一下「自治」的本意，絲毫未曾帶有現代政治式的臭味，「自治」確實是「被治」的正反面。就是尊重一般人的個性與人格，依準一般人的互助與創造的本能，去營為人類社會的生活的意思。現代一般狡猾的政治家們，假這個很好聽的名詞，「自治」，去實現他們的「治人」。再明瞭

革命之研究

說去，就是「掠奪人」，「殺人」，「奴隸人」的野心；所以把「自治」這很美善的名詞，拋在淤泥裡，糞土裡去。然而我們現在有那從臭污地方救出牠的必要；洗滌牠的必要；正用牠的必要。所以我所講的「自治」，可以說的是真的「自治」，徹底的「自治」。

「革命運動」的本能，是要攻擊，倒壞惡劣的，不完善的政治形式與社會制度；而重建一種美善的，至少也是較完善社會組織社會現象。而由歷史上考察去，以前各國演過的革命運動，大多數是出於羨望治人階級之優越地位，與特殊權利的野心。就是有少數出於對舊制度之不滿與憎惡，與對羣衆之友愛心，對被治之憫憐心；而到革命之中途，或革命成功時他們一定回轉到利己觀念上，羨慕治人階級之野心上；他們遂苦心焦慮又來再建他們自己曾經攻擊過的舊式政府；就是掠奪人民，殺虐人民的政府，總要把他們自己放在絕對威權的地位，造出唯一的保護他們的威權，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制度。結果仍是以暴易暴，總使人民多遭幾次兵燹與經濟的恐慌，而永久沉溺在污黑

的海底。

這是因爲以前自命爲革命家的人們，或是利己主義的野心家，或是少數真純革命家，而他們的革命方法與建設方法，只泥於舊式的，不徹底的，到了他們做不過去，或者沒有成效，而誹議紛起時；他們的勇氣遂全然消沉下去，俯首下心的投降了野心家或復舊派了。

所以現代的革命家——社會革命家——們，鑒於以上的道理，知道今後的革命不是煽動了一夥軍隊，攻入中央政府，殺了首領者，馬上下一道更始的命令，就可以成功的。不是自上而下，自中央而各地；乃是自下而上，由分散而綜合的。不是由表面而分子的，乃是由分子而總體的。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，乃是由不斷的革命與建設積疊起來，然後可以成功的。所以與其先做推翻中央政府的運動，到不如先做民衆自治的運動；民衆自治的勢力愈澎漲，中央政府的勢力愈薄弱。一面做民衆建設的組合，由此組合的勢力抵抗政府的壓力，結局中央的施政，陷於不可能；而民衆自治的綜合，儼然成立了。那時我

革命之研究

們只消宣言一下否認政府的存在，正式施行我們民衆的社會組織，我們安那其士姆的社會就實現了。

所以今後的革命運動，是普遍的分子間的運動；是建設與破壞同時實行的運動；是不斷的犧牲，不斷的成功運動；是激烈革命與緩衝革命同時舉行的革命運動。

就以上解釋過的「自治」，就是我們未來社會之骨格；以上所講的「革命運動」就是我們做革命畢業的根本原則。本此種原則表現出來的革命運動，就是實現我們理想的安那其士姆社會的唯一孔道。

那麼，我們現在先拿此種原則與中國社會的現象對証一下看去，我以爲中國最富實行此種運動的可能。而唯中國最有如此運動的必要。現在我以個人目光所可以看到的理由刊述如次：

一、中國人富有「自治」與「互助」的本能——中國一般人遇到有偶然的災患，如兵燹，土匪，水，旱，偷盜等侵害他們時，他們在很短的

時間內，總能招集村民會議。討論對付此種公敵的方法，共同抵禦。農民在收割忙碌時，時時共同協助，互用農具與牲畜，或於某家收割時全村農民，或全村農民出其壯者一人前往援助。在次家收割時亦然。且有數村聯合以達種種相互扶助，相互防禦與共同娛樂等事。如聯合息訟會，聯合賽會，聯合定期市集等等，都是由原始人民的「自治」與互助的本能表現出來的事實。並非受教育，法律，政法等影響而後產生的。以上情形，愈在偏僻地方愈顯著。

二·中國現在具有真正「自治」的基礎——從以上的本能表現出來的東西，從原始時代一直殘留到現在。只有改良而無退化，一切政治與武力的壓迫，都影響不到他的本身。現在中國到處各村都有村社，由村民自由推舉，或輪流出來主持者數人或十數人，輔佐者數人，奔走者數人。其名稱如社首，執事，鄉約等。皆由極自由，極共同的精神表現出來。這些人在此種共同的精神之下，永遠想不到自私的念頭。此外有息訟會，公倉等。一村而外有數村或數十村的大聯合村社，或

革命之研究

謂之里，較大者謂之都，皆由村聯合而成。執行各種興利除弊以及娛樂之事。如公共息訟會，共守衛團，以及公立學校，聯合賽會等，自縣以下尙都守著原始的美點未受現在惡制度的大影響。這些都可為建設我們理想的自治社會——即安那其士姆社會——之基礎。

三、中國治人政治尙未充分發達——中國的資本主義，尙未像歐、美，日本的那樣發達，因為中國的治人階級沒有歐、美，日本的那樣聰明；由政治，經濟兩方面，去遂他們的掠奪慾。中國的治人階級，偏向在官僚的虛榮，而忽畧於富豪的奢靡。他們以為做官就可以發財，所以『升官發財』的話，成爲中國極普通的熟語。他們沒有外國的資本家專門去研究掠奪的巧妙方法。所以他們的掠奪範圍也不及歐、美，日本的那樣普及，那樣貫徹。歐、美，日本的無產階級，差不多占到十分之九以上。而中國的無產階級，——真正的無產階級，即賃房

住買米食者——也不過十分之一二。歐，美，日本的掠奪範圍。除了自己的全國外，更將弱小民族，——如印度，高麗，等等——的土地侵佔了，並及於文弱民族的國家——如中國——而中國的掠奪者，再加上外國的掠奪者，他們致人死命的範圍，只限於各都市與各交通方便地方。鄉下的農民，雖受他們的影響不淺，而尚不致蹶而不起。若現在覺醒起來，尚有若干戰鬥力，以抵禦他們的掠奪者，尚有整頓與聯絡『自治』機關的可能。

由以上三種理由，中國的革命運動，很可以準以上革命的原則做去，中國是實現安那其士姆唯一的場所。所以我以為中國的革命家，應去傾注有那一方面做去。具體說來，就是應當注重於農民自治方面，不可以死看各國的原版抄錄，而只在工人方面運動。工人方面也是不可輕視的，然而並未如各國那樣重要。

至於做此種運動的手段，第一先要努力向這方面宣傳。把大多數

革命家的視線，從繁華的都市，牽引到荒涼的，自然的農村裡去。替農民做新社會的教育，幫助他們改善與重建「自治」的機關。慫恿他們各「自治」村落的聯合，一邊用一般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方法，養成他們的「自治」與戰鬥的能力；一邊由自由機關或聯合的勢力。儘可能的範圍，他自己的事情，拿來自己做。就是現在拿在被治者手中的事情，也可以平和或脅威的手段，向他們取回。愈是困難的問題，愈由較大的聯合的勢力來抵抗去。結果我們所得愈多，他們的所失愈多。我們的勢力愈澎漲，他們的勢力愈消沉。

準此原則，都市方面也由一部分人這樣運動去，工人組織「自治」的工會。商——指小商人非大資本家——組織「自治」的商會。然後由各工會或各商會組織數團體或大多團體的組合會。一邊由補助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方法，養成他們的創造新社會的能力！一邊由自治的團體或團體的聯合請求或收回支配權。自己的事情，儘可能的範圍，拿回自己做。愈是困難的問題，愈由較大的聯合勢力抵抗去，結局，也可有與上

的結果。

然後由都市的聯合再括大的總聯合的「自治」團體。與鄉村的聯合再大括爲總合的「自治團體」。不斷的實行此種運動，由治人階級收回支配權。後以各鄉村與都市的總聯合，再聯合起來，成爲全國的總聯合。這個時期到了，我們就可以宣言否認舊政府停止納稅。由少數人去官署把不從大衆宣言的官僚拉出去，暫以各官署爲我們的事務執行處，再圖正式的建設。那時我們的革命可以告一大段落了。此後當然要有許多零落而成東西的反革命運動，但沒有多大問題了。

在這時期，最應當注意的，倒不亦反革命運動，而在對於革命事業曾有過功勞的野心家。——列甯時最好的例——乘此時期建設什麼少數人的獨裁政治，而將有以前的革命運動投之泡影。雖在這時期大多數人已經非常明晰，以前坐的根基已經穩固，對此少加注意，便可無事的；然總是不可不預防的。

這時革命家們在以前已經養成的潛勢，——自治之能力與精神——

充分的表現於新社會裏。一切社會上的事宜，可分爲「特殊的」與「一般的」。特殊的事，可由各團體按其特殊的形，自由解決；一般的則由衆多的各小團體，徵集各個人的意見，由各個人的意見中取長捨短，綜合爲一最良的意見；然後提至較大的聯合團體再以此同種方法綜合起來，次第傳到全國大聯合。以是後之綜合意見，爲全國一般的規約，那時是由「自由發意」與「自由合意」的精神，去實行，「聯合形式」的「自治」社會。一切的強權消滅了。一切的支配者都俯首下心去與一般人樣人同樣工作去了，違反人類本能的法律與道德沒有了，我們地上的樂園，遂由此實現了。

——完——